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文艺评论



是什么让眼睛盈满泪水

评非虚构戏剧《辅德里》

俞亮鑫

没有虚构的人物故事,唯有真实的历史呈现;没有华丽的布景道具,唯有演员精彩的表演。以中共召开二大为历史背景的非虚构戏剧《辅德里》,打破了红色题材的叙事模式,带领观众走进了一段发生在100年前上海的真实历史……

戏剧选择非虚构,这在创作上有很大的难度,也把自己逼入了艺术创作的绝境。这意味着你只能选用真实的历史碎片,而丧失本来拥有的艺术虚构空间;而创作一旦离开了艺术虚构的空间,其实是很难去架构一部完整的戏剧。然而,《辅德里》却进行了这一突破。

非虚构直接指向真实。当观众走进剧场,他们所看到的这一幕幕故事,都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历史。

为了营造真实的历史氛围,主创团队在剧场的大门口竖起了一个石库门的辅德里门楼。观众由此走入,就能观赏大厅内的一组微缩模型,它定格了16个发生在党的二大前后的真实历史瞬间,利用灯光、剪影、道具、镜面等多种手段,展现了历史瞬间特有的现场真切感。如中共一大遭到密探袭击、陈独秀在家中被捕、中共二大在辅德里召开、张人亚将党的文件交给父亲……虽然没有人像出现,但微缩模型复原了那些历史瞬间特有的现场感,让观众仿佛一下置身于历史之中。它们都在静静地述说历史,与舞台演出共同形成了动静结合,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

舞台上充满了年轻人蓬勃的活力,他们不停地快捷走动呼喊,并变化出定格的各种人物群雕造型,这让人们想起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汉白玉雕塑。当蔡和森、向警予、陈延年、陈乔年、杨开慧等年轻生命相继倒下,当红色大屏幕上出现这样一段赫然醒目的文字:“从1921年至1949年,牺牲的共产党员共380多万。平均每天375人。”观众一下为之震惊,许多眼睛盈满泪水。这就是非虚构戏剧的真实力量!

《辅德里》不是音乐剧,不是朗诵剧,也不是话剧、歌剧,它没有借鉴传统模式,但敢于艺术创新。18位演员用深情讲述、优美歌声、人体雕塑、造型组合,与大屏幕上的历史图像、情景画面、木刻画、天空海洋等融为一体。导演用全新时尚的艺术手段,充满激情地呈现了100年前的历史场景,复活了一个个信仰坚定、敢于牺牲的热血青年,折射出一个波澜壮阔、激情澎湃的革命时代。

放弃艺术虚构,精准传递史实,《辅德里》没有一个完整故事,只能碎片化呈现。它涉及人物众多、事件频繁,地点不一,时空跨越。但它尊重历史真实,没有编造,始终遵循非虚构原则。这让舞

台上出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戏剧样式,它将散落各处的史料细心拾起,精心选择,耐心编织,并紧扣建党这条主线。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李达、王会悟、杨明斋、王尽美、张人亚等人物,分别在上海、湖南、浙江、山东、法国、俄罗斯等地奔忙行动,却汇集于同一个建党主题,可谓形散神不散。

大幕拉开,俯拍的海地图有个巨大的“十字”,它由南北高架与延安路高架构成。“十字”为保护辅德里这一红色建筑作了避让,留下了一片茂盛的延中绿地。高架1993年起建造,王会悟同年去世。作为一大、二大见证者,辅德里女主人王会悟的临终回忆,就成了这部非虚构戏剧呈现这些历史碎片的唯一连接线。她的情感叙事,连接着上海铭德里、树德里、辅德里、湖南长沙以及新中国诞生后的北京等地,这些亲身经历饱含着泪水和深情,通过歌声、台词深深感染了观众。

《辅德里》融入了最新的党史研究成果,赶上时代节奏,不仅令人耳目一新,也增添了真实的历史质感。

如何表现陈独秀?与《觉醒年代》一样,《辅德里》对陈独秀没有回避,对他在建党时的贡献给予正面呈现。这种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精神,让此剧更贴近历史真实,让人物焕发了应有的光彩。求真,使红色题材激发了巨大的力量。

陈独秀没参加党的一大,但他出席党的二大是令人瞩目的。1921年11月,陈独秀出狱后即以中央局书记名义发出了中央局通告,明确党的二大定于1922年7月召开。他起草了第一部党章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正是根据党史对陈独秀的最新评价,主创团队积极调整对陈独秀的形象塑造以及增加了他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两个共产党人的形象,他俩的壮烈牺牲,给这部非虚构戏剧增添了更震撼的魅力。

《辅德里》先后出现了三座石库门:陈独秀居住的铭德里,这里筹备了一大,点燃了建党的星星之火;李汉俊居住的树德里,召开了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中共一大;李达、王会悟居住的辅德里,举行了党的二大,制定了第一部党章,与一大共同完成了建党任务。三座石库门与建党紧密相连,视角新颖,既是对党史研究的艺术表达,也让观众一下记住了这些上海石库门,深化了人们对“党的诞生地”和“从石库门到天安门”的历史认知。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小舞蹈记录大时代

方家骏

“第六届上海舞蹈新人新作展演”将作为第37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重要演出板块,亮相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以“艺心向党”的主题,迎接建党百年。值得关注的是,31个参演节目中,超过半数的作品为首演,“两新”特色尤为鲜明。

经过两年的沉淀和积累,我们能够充分感受到上海舞蹈人蓬勃的创作热情和情感诉求:本次展演主题定位“艺心向党”,爱党敬党的题材成为不少编创者的自觉选择:上戏舞蹈学院的群舞《英魂》将“致敬英烈”作为核心表达,在塑造人民战士的不朽形象时,融入了质朴、雄浑的鼓子秧歌,不仅让人感觉接地气、有质感,也让民间舞传统素材在主题演绎中获得了新的意蕴;上海师范大学的群舞《光明行》把视角定格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1921年,“石库门的灯光”作为题旨意象,焕发起我们内心澎湃的激情。舞蹈以当代舞形式记录了这一辉煌的历史时刻,并在客观物象和主观情思上作了有效勾连;上海歌剧院的《血映桃花》较好发挥了双人舞特点,以细腻的舞蹈编织,刻画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以龙华24烈士中蔡博真、伍仲文为原型的舞蹈作品中,突出了“血雨腥风”和“桃花盛开”两个极具反差的意象,在革命浪漫主义底色上,将一段“囚车上的特殊婚礼”表现得感人至深。

上海歌舞团在新冠疫情最为严峻的阶段,戴着口罩创排了多个反映抗疫一线英雄事迹的舞蹈作品,此次参加展演的《永不放弃》就是其中之一。作品以女子三人舞的形式,表现了医护人员面对疫情肆虐,白衣为甲、不畏生死的青春风采和中国担当,用情感的尺度丈量出人性的高度,用艺术手法完成了对现实生活的写真。作品

带给人们的不仅是一种独特的集体记忆,更具有希望的力量。由此,我们也看到,舞蹈作品虽然体量小,却同样能以饱满的精神内涵,参与到重大主题创作以及国家叙事中去。发挥好“小舞蹈记录大时代”的艺术功能,能使小型舞蹈作品的创作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也使小型舞蹈这一艺术样式在今天的生活中发挥出更大的效用。

本次展演中,不少作品着力于表现生动鲜活的民间生活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群舞《看场佬儿》的创作基于山东海阳大秧歌,其自娱性和民间性特征显得尤为典型;《象人》一改我们对傣族舞蹈的既定印象,以粗犷而具有泥土气息的男子舞蹈,表现了人与大象、与自然之间的共存关系;描摹今天少数民族生活的《回响》《沙漠胡杨》等,让我们看到,无论是山之巅还是水之源,淳朴的心灵里永远保留着一道温暖的阳光,这道光就是对国家、对人民、对生命的挚爱。《塑心瓷》在题材上另辟蹊径,这一出自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业余舞蹈团的作品,突出表现了发光发热的匠人精神,创作灵感来自于现实生活,舞台呈现则富有想象力。浓墨重彩地表现民族风情,反映人民对幸福和理想的美好追求,小型舞蹈在这方面有独特优势。今天,我们从这一优势中看到,舞蹈创作者并不满足于重复自己,他们在努力寻求着时代特征和当代气质,在美学理念和舞性思维上也形成了新的追求。

现代舞和现代芭蕾仍是本次展演的一个重要看点,从《浮生一梦》《闪动的瞬间》《永生花》《沉浮》《遗愿清单》《无以为家》等现代风格的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年轻一代更为活跃的创作思维,也看到了舞蹈编创、表演人才的迅速成长。



“上海之春”: 创新与经典 双翼齐飞

任海杰

在全球疫情尚未平复之时,中国上海依然能够举办第37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意义非凡。

近年来,“上海之春”的特质之一,是力推“新人新作”,主张首演首秀。2017年开幕音乐会“中国故事——敦煌”,令人印象深刻。作曲家叶小刚虽然早已享誉在外,但是他的专场音乐会几乎也都是新作。曲目中不仅有音乐节委约首演的交响组曲《敦煌》,其余《峨眉》《悲欣之歌》《星光》和《喜马拉雅之光》等都是近年获得好评的新作。此后,指挥家张国勇指挥浙江交响乐团演奏《海上新梦——历届交响乐原创作品回顾音乐会》,也是对新作品精益求精、不断完善展示。

对如何上演新作品,“上海之春”始终有着不懈的探索。新作品的关键,还是要看质量、看品质。“上海之春”并不是简单的试验田,而是力求展示高质量新作的平台和孵化器。纵观世界上有影响力的音乐节,概莫能外。还有,“新”的眼界要宽,立足点要高,如此,中国的原创作品才会随之“水涨船高”,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上海之春”业已展示出了这样的发展趋势。

在注重新作的同时,“上海之春”也非常重视世界经典作品的演出。上海交响乐团曾在波兰著名指挥家雅切克·卡斯普切克执棒下,上演了卡罗尔·希曼若夫斯基、维托尔德·卢托斯瓦夫斯基

的作品。这两位作曲家是继肖邦后波兰近当代极为重要的、且赢得世界性声誉的作曲家,尤其是后者,成为那台音乐会的主角。音乐会上演了他的第三、第四交响曲。当晚的音乐会极具震撼力,新颖前卫的音乐语汇、波澜壮阔的史诗风格和深邃内省的沉思幻想,在现场掀起阵阵狂澜。演出结束时,乐手和指挥都非常激动,多次谢幕,真令人依依不舍。上海交响乐团接着又在张洁敏指挥下,演奏了卢托斯瓦夫斯基的继承人、波兰当今著名作曲家潘德列斯基作品以及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六交响曲》,现场反响热烈。上海歌剧院也曾连演三场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唐尼采蒂的经典歌剧《军中女郎》,成为音乐节的一大亮点。

创新与经典,是“上海之春”的两翼,只有比翼齐飞,才能飞得高而远,才能不断产生深远的影响。创新是有品质的活力,经典是有活力的品质。经典来自于创新,没有持续不断的创新,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经典。而今已经成为经典的管弦乐《红旗颂》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就是在“上海之春”首演,在多次展演之后,才开始风靡全国并走向世界乐坛的。

我们期待,有品质的活力,与有活力的品质,始终成为“上海之春”振翅高飞的两翼。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